

駁

案

彙

編

湖廣司

一起爲報明事會議得應由縣僧人葉和波盜獲
犯左云安等一案據湖北巡撫張若震疏稱緣
僧碧研係盜首僧天賢徒姪分住中峯寺前後
廟乾隆十六年冬天賢向碧研借米不遂挾嫌
起意行劫于十一月內往邀杜家廟僧致雲入
夥致雲允從天賢復約族姪明天奎明天九俱
各不允致雲又約左季章左季章轉糾左尊五
左尊五又轉約左云安謝九思李克奇李克明

俱各應允于十二月初四日夜同至致雲廟內
會齊各帶筐擔致雲並帶油捻左季章攜麻繩
扇擔鋤柄左云安攜帶木棍謝九思攜帶麻繩
草把并取火器具李克奇李克明各帶麻繩左
云安帶子左元兒同往一共八人謝九思燃草
把照亮左尊五於中途用草灰塗面三更時分
齊至天賢前廟天賢囑令各犯往掇碧研角門
先進致雲復將油捻交謝九思點燃左尊五李
克奇李克明掇開碧研右角門左尊五又掇開

房門左云安左尊五謝九思一同進房碧研置
罵左云安卽用棍毆傷碧研右胳膊并將碧研
按倒床上左尊五用繩捆其手足又同左云安
將幼僧月枚並碧研俗弟夏成兒一併捆縛左
尊五喚同謝九思先將夏成兒擡赴簷下復將
碧研月枚擡至橫屋用草遮蓋天賢旋卽進內
引各盜上樓分取錢米衣物天賢先回前廟俟
盜炊飯共食而散後天賢遇見明天九明天奎
說及已經行劫明天九等訖知同夥姓名上盜

情形未經首報迨山主倪宗高送登由進廟驚
知被劫將碧研等解放投鳴保隣具報經前任
叅革知縣曾郁會同營弁勘驗并據僧碧研俱
有恍惚看見一人像是明天九之語卽差拿拘
獲到案訊問明天九畏刑誣認並報出各盜姓
名陸續拿獲致雲左云安左元兒謝九思李克
奇李克明左傳五盜首天賢及明天奎到案而
明天奎亦畏刑誣服屢審供認不諱除盜首僧
天賢病故不議外將左云安左傳五僧致雲謝

九思李克奇李克明左元兒均依律擬斬立決
照例刺字并聲明左云安左尊五法所難宥僧
致雲謝九思李克雷李克明左元兒均情有可
原左元兒上盜年止十歲係伊父帶往與被人
誘脅同行者有間比照十五歲以下之例擬以
滿流仍照律聲明奏請

定奪逸盜左季章緝獲另結明天奎等分別擬以杖
笞等因具

題前來除盜首僧天賢在監病故不議外查例內

盜劫之案各該督撫嚴行究審將法所難宥及情有可原者一一分晰於疏內聲明大學士會同三法司詳議將法所難宥者正法情有可原者發遣等語今該撫既稱左云安毆傷事主左尊五幫捆事主俱屬法所難宥僧致雲謝九思李克奇李克明俱係隨從爲盜並未捆縛傷人又止行劫一次其混供明天九明天奎爲同夥因明天九先已畏刑自認並非該犯誣扳均屬情有可原等語應如該撫所題左云安左尊五

均合依強盜已行而但得財者不分首從皆斬
律應擬斬立決僧致雲謝九思李克奇李克明
均免死減等分別僉妻解部刺字照例發遣再
該撫疏稱左元兒係屬爲從並未捆縛傷人又
止行劫一次情有可原該犯上盜時年止十歲
係伊父帶往與被人誘脅同行者有間比照十
五歲以下之例擬以滿流仍照律聲明奏請
定奪等語查例內情有可原之夥盜內如果年止十
五歲以下審明實係被人誘脅隨行上盜者無

論分贓與不分贓俱問擬滿流不准收贖等語
細繹例意此指被人誘脅隨行上盜而言也今
左元兒上盜時年止十歲又係伊父帶領同往
究與被人誘脅隨行上盜者不同應將左元兒
所擬流罪准其收贖脫逃盜夥左季章應令該
撫速飭勒緝務獲審擬具題等因乾隆十九年
閏四月二十七日題五月初四日奉

旨左云安左尊五俱着卽處斬餘依議欽此

山東司

卷端附篤疾殺人其有蓄意謀害及有心故殺者俱依律擬罪不在聲請新例

一起爲稟報事會看得諸城縣民姚小上扎傷趙

小東身死一案據山東巡撫富明安疏稱緣趙

小東籍隸膠州與安邱縣姚小上均係舊日管

命爲生兩人本未熟識並無嫌怨趙小東又與

舊日王小僧交好常在諸城縣泊裏集附近村

莊合夥算命乾隆三十四年三月間姚小上亦

至彼謀食趙小東聞姚小上推算有準惡其佔

奪生理起意設法驅逐四月二十八日趙小東

偕主小僧同坐趙炳門首適姚小上踵至趙小東問明姓名令其推算八字姚小上算係殘疾之人趙小東佯言不准斥其不許哄騙人錢姚小上不服互相爭吵趙小東用明杖木杆毆打姚小上左腿姚小上將趙小東扭結趙小東揪住姚小上髮辮姚小上順拔身佩小刀向扎翼其鬆手不意扎傷趙小東胸膛倒地磕傷額顙旋即殞命報縣驗詳飭審供認不諱將姚小上依律擬絞監候具

大部片

驚驚疾殺人罪犯

應死者醫傷斷

歐政死在殿殺

謀殺方准其依

律案

聞取旨

上裁具有畫圖請

及有心故殺者

俱依律擬罪不

准辭請等因

隆三十九年七

月二十四日奉

旨依議欽遵施行

案

題應如該撫所題姚小上合依鬪毆殺人者不問

手足他物金刃並絞監候律應擬絞監候秋後

處決該撫既稱王小僧亦係瞽目不能勸阻毋

庸議等語應毋庸議再該撫疏稱姚小上係雙

瞽驚疾雖被殺身死之趙小東亦係瞽目但景

非伊起事屬理直相應聲明請

旨定奪等語查名例內開驚疾犯殺人應斬絞者議

擬奏

聞取旨

文長行通

卷二 雜錄 驚死進等

姚小上

馬文莊公集卷之二
上裁此原指毆死有目者而言今姚小上雖係僱醫
篤疾但被殺之趙小東亦係醫曰篤疾與議擬
奏

聞之例義不符應將該撫聲請之處毋庸議等因乾
隆三十四年十二月十七日題十九日奉

旨姚小上依擬應絞著監候秋後處決餘依議欽此

四川司

附幼童毆斃人命分
別年歲定擬新例

一起爲報明事會看得鹽亭縣民劉縻子毆傷李
子相身死一案據四川總督文綬疏稱緣劉縻
子與李子相年俱九歲素識無嫌乾隆四十三
年四月二十日均在河壩牧羊李子相扯取自
己地內葫豆令李潤用火燒食劉縻子見而向
討李潤給豆一顆劉縻子復向討取李子相不
給出言詈罵劉縻子回詈李子相手推劉縻子
胸膛劉縻子用拳回毆李子相左肋推跌倒地

被石墊傷右腰眼旋即殞命報驗屢審供認不諱究係衅起一時並無謀故別情將劉縻子依律擬絞監候並聲明劉縻子年僅九歲援例奏聞等因具

題前來應如該督所題劉縻子合依鬪毆殺人者不問手足他物金刃並絞監候律應擬絞監候秋後處決再查名例內載十歲以下犯殺人應死者議擬奏

聞取自

上裁等語此案劉縻子年僅九歲因向李子相索食
葫豆不給致相爭詈李子相手推劉縻子胸膈
劉縻子用拳回毆李子相左肋跌地墊傷腰眼
殞命查與聲請之例相符相應照例奏

聞恭候

欽定倘蒙

聖恩准其減等臣部行文川督將該犯杖一百流三
千里照律收贖仍追埋葬銀二十兩給付屍親
具領等因乾隆四十四年三月十七日題十九

日奉

旨刑部進呈毆傷李子相身死之劉縻子擬絞監候
聲明年僅九歲可否減等請旨一本固屬照例辦
理但所指十歲以下犯殺人應死者或係被殺之
人較伊年長強弱不同如丁乞三仔之案目可量
從未減今劉縻子所毆之李子相同係九歲且劉
縻子因索討葫豆不給致將李子相毆跌其理亦
曲若第因其年幼輒行免死豈爲情法之平况九
齡幼童卽能毆斃人命其賦性兇悍可知尤不宜

遽爲矜宥因戲殺之案會諭令刑部將該犯監禁數年再議減等以消其桀驁不馴之氣此等幼童自當倣照辦理且擬以絞監候原不入于情實數年後仍可減等何必亟于寬貸乎嗣後遇有十歲以下毆斃之案如死者長于該犯四歲以上者仍照例聲明雙請若所長止三歲以下則年齒相若不得謂死者之情長欺凌或齒小者轉較性暴力強亦情事所有縱不令其實抵而監禁數年亦不爲過著刑部將此例另行定擬具奏劉縻子卽

照新例行欽此仰見我

皇上矜慎用刑之中寓馴暴懲兇之至意休查名例
律載十歲以下犯殺人應死議擬奏

聞取自

上裁等語又雍正十年

臣部議覆

丁乞三仔毆死丁

狗仔一案欽奉

旨以丁乞三仔年僅十四爲已死丁狗仔欺凌拾土
回擲適傷殞命丁乞三仔情有可原從寬減等發落
欽遵在案嗣于乾隆十年定例十五歲以下殺

人之犯聲明實與丁乞三仔情罪相等者方准
援照聲請通行遵照各在案臣部向來核議幼
童毆死人命之案年在十歲以下引用名例若
兇犯年在十五以下而被殺之人實有恃強凌
弱情節則援照丁乞三仔成案辦理此案劉磨
子年在十歲以下與名例聲請之律相符是以
照擬核覆但人命至重死者與兇首理有曲直
年齒長幼相去亦遙有差等豈宜第因幼穉輒
行免抵誠如

聖諭幼童毆斃人命其賦性悍兇尤不宜遽爲矜宥
自應監禁數年以消其桀驁不馴之氣臣等遵
旨公同酌議應請嗣後十歲以下鬪毆斃命之案如
死者長於該犯四歲以上准其依律聲明若所
長止三歲以下一例擬絞監候不得槩行雙請
至十五歲以下被長欺侮毆斃人命之案併請
確查死者年歲亦係長於兇犯四歲以上而又
理由或係無心戲殺者方准照丁乞三仔之例
恭候

欽定山此明立條例庶可戢童年暴戾之氣而不致
以姑息滋患矣恭候

命下臣部載入例冊并通行直省各督撫一體遵照
辦理所有四川省劉磨子毆死李子相一案卽
改照奏定之例將劉磨子依鬪毆殺人律擬絞
監候秋後處決毋庸聲明雙請等因乾隆四十
四年三月二十四日奏奉

旨依議欽此

山東司

一起爲軍犯自配逃回伊父稟首到案審擬請

旨正法事據山東巡撫徐績奏稱據利津縣詳報乾

隆三十六年八月十六日據李作良之父李海

赴縣首稟伊子潛逃回家伊已通知地鄰看守

懇請拿究該縣隨帶同李海將李作良拿獲等

情審解到臣提犯覆鞫緣李作良係利津縣人

因行竊劉東野等家衣物三案經濱州拿獲審

明擬以杖責寄禁外監該犯乘間脫逃復行竊

益都縣緝獲染舖白布八疋被獲移解濱州審
照積匪猾賊例擬發極邊烟瘴充軍解赴廣東
發高明縣安置于三十五年閏五月到配三十
六年正月該犯思念父母與軍犯陳三保乘間
同逃中途分散李作良于八月十五日夜潛回
家內伊父李海因子獲罪不敢容隱卽密告地
鄰防守自行赴縣稟首拘獲李作良到案嚴訊
逃後並無行兇爲匪亦無知情容留之家似無
遁飾查例載積匪猾賊發雲貴兩廣充軍如脫

逃被獲請

旨卽行正法又律載犯罪自首者免罪若得相容隱之親屬爲之首告如罪人自首法各減等語又查乾隆三十五年間刑部議覆安徽撫臣咨太平縣軍犯黃祐在配逃回伊母投首一案黃祐係竊盜臨時拒捕傷人改發邊遠充軍之犯自配逃回例應正法因伊母帶同投首援引逃軍姪三王倫自投之案將黃祐照殺傷人盜首聞拿自首例擬發黑龍江給披甲人爲奴在案今

逃軍李作良經伊父稟首到官核與黃祐之案情事相同但該犯因屬竊擬軍到配不思安分輒行逃回殊屬玩法臣不敢因伊父稟首卽行從寬李作良仍擬以斬決

奏請

聖明訓示遵行除錄供咨明刑部等因乾隆三十七年二月初三日奉

旨據徐績奏軍犯李作良自配逃回利津原籍經該犯之父李海赴縣首稟例應如罪人自首免罪但

該犯屢犯竊案在配又不能安分殊屬玩法仍擬
斬決等語此等軍犯逃回原籍自屬情過不悛之
徒本無足惜但現經伊父首稟平律既有如罪人
自首之條自可量從末減李作良著從寬免死仍
發原配地方嗣後有如此者俱照此例行但因首
告而貸死已屬法外之仁祇可一次若到配後仍
不知悛改復敢脫逃雖有各兒首告亦不准其寬
減于情法更爲允協著爲令欽此

山東司

起爲據實具奏事會議得樂陵縣民鄭中興烟舖被竊臨時行強案內盜犯丁直安將行切壽九縣李培義雜貨舖案內之夥盜張公培捕獲目行投首一案據山東巡撫徐績疏稱緣丁直安于乾隆三十三年正月間糾約丁月張仁光劉大丁二禿子李四等出外行竊至樂陵縣趙才盛家令趙大木入夥至二十九日夜行竊鄭中興烟舖趙大木在外看守馬匹劉大在外接

賊丁直安與丁月丁二禿子張仁光李四爬墻
進院窺孔入室先後竊出衣物錢文鄭中興醒
覺喊叫丁直安起意行強用言嚇禁事王店夥
接應丁直安趨出逃逸更夫蘇如傑追捕被丁
直安用木杆打傷左肱肘經縣緝獲劉大井趙
才盛趙大木將劉大擬遺趙才盛趙大木分擬
軍徒丁直安逃往各處傭工未獲有丁直安同
州同民張公培先於乾隆二十六年夥同劉照
張仁光吳士有張立行張成宗劉景劉夫台行

竊壽光縣李培義雜貨舖內留劉夫台看守行
李劉照由屋上爬入張仁光用鐵尺它牆事王
李培義之姪李茂等驚覺喊叫劉照起意行強
令張立行把風張成宗劉景在外接賊劉照蹬
斷舖面地板拾磚也擲李茂等畏避劉照張公
培等入舖搜獲小錢三十千交張成宗劉景背
負先行劉照等復回搜賊李茂之父李培本出
視被張立行棍擊右膝李洪華持棍喊拿被吳
士有棍傷殺道張仁光用鐵尺毆傷手腕李洪

華力捕劉照奪棍連擊李洪華頂心顙門越日
殞命旋經拏獲劉照吳士有張立行張成宗劉
景劉夫台將劉照審擬斬決梟示吳士有張立
行問擬斬決張成宗劉景劉夫台分別發遣張
公培張仁光緝獲另結嗣張公培逃往各處備
工于乾隆三十八年三月行至河間府地方時
丁直安聞東省嚴拏丁月等之信因悔恨爲匪
希圖捕獲丁月等投首贖罪適遇張公培知係
行劫李培義案內強盜詎至滄州將張公培拏

獲赴委員利津縣丞寓所投首經該員解往
山東訊認不諱將張公培依律擬斬立決并聲
明法所難有丁直安比例擬以情有可原等因
具

題前來查張公培夥同劉照等謀竊壽光縣李音
義雜貨舖臨時行強入室搜贓實屬法無可貸
應如該撫所題合依強盜已行得財律擬斬立
決該撫疏稱丁直安行竊鄭中興烟舖臨時行
強被更夫蘇如傑追捕該犯用木杆拒傷逃逸

嗣聞嚴拏之信悔恨爲匪捕獲另案強盜張公
培自行送官投首查律例內並無盜首傷人傷
輕平復捕獲另案重盜投首作何治罪明文丁
直安應比照情有可原盜犯發黑龍江給披甲
人爲奴等語查例載強盜爲首傷人傷輕平復
自行投首者擬斬監候又例載強盜除殺死人
命罪犯深重不准自首外其餘雖曾傷人隨即
平復者亦姑准自首照兇徒執持兇器傷人例
問邊遠充軍又律載強竊盜若能捕獲同伴解

官者免罪依常人一體給賞各等語臣等伏思
例載犯罪自首各條原係于人悔悟自新之路
而能捕獲同伴解官並得免罪給賞尤欲激勵
匪犯同歸善良其傷人盜犯自首而又捕獲另
案盜犯解官作何治罪之處律例內雖無明文
查捕獲同伴與捕獲另案匪盜情事相同自應
一例辦理惟丁直安曾經拒傷吏夫若因其自
首而又捕獲他盜卽照捕獲同伴例竟予免罪
又似與並未傷人之犯漫無區別臣等悉心酌

核傷人平復之犯既亦姑准自首減等擬軍則
傷人自首又能捕獲他盜者自應再從酌減若
如該撫所擬比照情有可原盜犯發遣黑龍江
爲奴是較傷人自首並未捕獲他盜擬軍者轉
爲加重于例義尚未允協丁直安應改照傷人
自首擬軍例酌減一等杖一百徒三年則既不
減其捕獲他盜之功而仍懲其傷人之罪似於
情法較爲平允並請嗣後遇有此等案併俱照
依此案酌核情罪辦理事關酌定條例改題會

奏合併聲明等因乾隆三十八年十一月初二

日奏本日奉

旨張公培着卽處斬餘依議欽此

乾隆三十八年

十一月內經

臬司明具

奏凡有間舉投首

之犯除律不佳

首及盜案按例

分別查辦外餘

俱照應之罪

作錢一等在事

未發而自首者

免罪知人密告

而自首者減罪

二等開舉投首

減罪二等如此

層溫而下則或

減或免之由名

山西司卷端附開舉投首一切罪犯俱于本罪上准減一等條例

一起為結狀事會看得交城縣民王廷吉圖財殺

死王敷恩一案據山西巡撫覺羅巴延三疏稱

緣王廷吉係王敷恩無服族姪並無仇隙王敷

恩向賣烟酒營生乾隆四十年十二月二十四

日王廷吉在舖沽飲值王敷恩之子王振業向

人討錢四丁久送至舖內當即回家王廷吉因

年終負欠無還向王敷恩借錢王敷恩不允王

廷吉見王敷恩一人在舖且無近隣起意強借

王廷吉見王敷恩一人在舖且無近隣起意強借

有尋條適如其人之所自聚等因到部經本部議復開送按首各犯雖無悔過之心尚存畏法之心同與得匪遠風者有間究隄未告而首者稍有不同請照本犯應得之罪煙減二等等語應如所奏嗣後遇有間率按首犯犯除律不准首及盜案入犯仍按本例分別辦理外其餘一

如再不給卽行殺害遂回家暗藏菜刀仍至王敷恩酒舖坐談迨更餘時王廷吉復向借錢王敷恩仍不允從王廷吉卽提取炕旁錢一千文王敷恩用手奪住拉斷串繩將錢散地王敷恩嚷罵欲毆王廷吉卽取菜刀疊砍致傷王敷恩右額角右腮腴右額額并咽喉等處殞命王廷吉將所放錢三千文并斷串零錢七百一十文攜回將刀暫藏門首廁旁喊令伊父王爾富開門進內王爾富見其身帶血跡攜有錢文向其

切罪犯俱于本
罪上准減一等
科斷等因
准纂公例冊通
行在案

查問王廷吉用言支吾迨至天明王爾富聽聞
王敷恩被殺料係伊子赴縣投首屢審俱認不
諱查律載謀殺人因而得財者同強盜論又例
載強盜殺死人命不准自首各等語今王廷吉
起意圖財暗藏兇刀將王敷恩疊砍斃命取錢
而逸自應按例定擬將王廷吉依例擬斬立決
先行刺字等因具

題前來查例載圖財害命得財而殺死人命者擬
斬立決又名例內開于法得相容隱之親屬爲

之首如罪人自首法又註云因犯殺傷于人而
自首者得免所因之罪仍從本殺傷法各等語
今王廷吉因圖財謀殺王敷恩於事未發之前
經伊父王爾富赴縣稟首例應免其所因圖財
之罪仍依本殺法問擬王廷吉應改依謀殺人
造意者斬監候律應擬斬監候秋後處決等因
乾隆四十一年十一月十八日題二十日奉
旨王廷吉依擬應斬者監候秋後處決餘依議欽此

載鹿四十三年

五月本部議

湖北巡撫陳

咨請部示未傷

人盜首聞擊自

首強情有可原

刑發遣首及夥

盜行劫二次以

土聞擊殺首照

未傷人盜首聞

擊殺首例發遣

若此等犯人與

盜案兩情有可

原由重減輕免

死矣違者無異

遇有脫逃被獲

自應一例正法

至未發自首各

安徽司纂輯傷人夥盜事未發自首及
聞擊殺首之處逐層分晰新例

一起為奏聞請

有事據安徽巡撫閔鶚元咨稱宿州擊獲從前行劫
該州事主王登強案內夥盜聞擊殺首此照未
傷人之盜首聞擊殺首照情有可原例發黑龍
江等處給披甲人為奴在配脫逃之孫二應否
即照未傷人之盜首聞擊殺首發遣脫逃之犯
一面正法一面奏

聞相應咨請部示等情到部臣等查例載免死發遣

犯與聞擊投首
不同遇有脫逃
被復仍照重遣
脫逃例分別辦
理通行在案

馬芳新

卷二 投首發遣脫逃

三 原 二

盜犯在配脫逃者無論有無行兇爲匪悉照新
疆遣犯脫逃例請

旨卽行正法又例載未傷人之盜首聞擊投首照情
有可原例發遣又夥盜雖曾傷人隨卽平復者
亦姑准自首發邊遠充軍各等語此案孫二係
夥劫傷人聞擊投首之犯傷人夥盜本屬法無
可貸若非聞擊投首卽應擬斬立決核與未傷
人之盜首及行劫二次以上之夥盜聞擊投首
者情罪均屬相等自未便照平常軍遣脫逃一

例辦理應將孫請

旨卽行正法再查定例未傷人之盜首能於未發時
自首者擬軍若聞拏投首照情有可原例發遣
至傷人夥盜例內僅載姑准自首一語未將事
未發自首及聞拏投首之處分晰註明恐各省
援引易致歧誤應請嗣後此項傷人夥盜自首
卽照未傷人盜首自首之例如事未發而自首
者仍照本例擬軍遇有脫逃加等調發如係聞
拏投首者俱發遣黑龍江等處給披甲人爲奴

遇有脫逃請

旨卽行正法恭候

命下載人例冊並通行各省遵照辦理等因乾隆四

十四年十月初四日奉

旨依議欽此

浙江司

一起爲特奏等事會看得義烏縣民宋尚佩毆傷
徐仲詩身死屍父徐允武受賄私和仵作黃文
光得賊匿傷該縣草營人命一案據浙江巡撫
王鹽望疏稱緣宋尚佩與徐仲詩鄰居無嫌宋
尚佩故祖先王雍正年間用銀七兩典已故宋
永六房屋一間仍係宋永六與姪宋照受租住
乾隆三十八年宋照受將屋絕賣與徐仲詩之
父徐允武議價十九兩先交銀一半餘訂出屋

後交清宋尚佩聞知往囑徐允武侯交價時向
伊通知以便面扣典價四十二年二月宋昭受
出屋交銀徐允武未向宋尚佩知會宋尚佩欲
令代賠典價徐仲詩不依宋尚佩將屋鎖閉三
月初一日徐仲詩邀令宋姓家長宋仲書宋永
澤前往調處欲令目向宋昭受索討宋尚佩不
允是晚徐仲詩氣忿將門鎖敲落攜至宋尚佩
門首爭鬧扭結宋仲書等走至勸解將徐仲詩
拉回徐仲詩辱罵宋尚佩拾取柴片趕上從後

毆傷徐仲詩左後肋徐仲詩轉身向撲失足跌
地磕傷左頤頰宋尚佩退回站立門首徐仲詩
爬起趕毆被宋尚佩揪住髮辮將頭掙下又用
柴片毆傷左右琵琶骨宋仲書等奪落柴片拉
勸宋尚佩進門徐仲詩復隨後趕進扭住宋尚
佩髮辮宋尚佩轉身手拖徐仲詩之脚徐仲詩
仰跌陽溝宋尚佩亦合面失跌手往前挂將徐
仲詩頭顱推磕牆角右上致傷頂心左并左大
陽果呵厚踵至與宋仲書等將徐仲詩扶起走

至門外卧地不能言語徐允武欲赴縣稟驗宋
仲書宋永澤勸令撞回延醫調治詎徐仲詩傷
重至初二日殞命宋尚佩畏罪免徐允武外甥
朱勝九說合私和許給徐允武銀五十兩并另
備衣衾棺木懇求徐允武私殮不報又許謝朱
勝九銀二十兩朱勝九向徐允武說合徐允武
允從初三日地保宋宗常聞知往查徐允武捏
稱伊子竊取伊錢嚙罵趕逐服酒自盡不願報
官宋宗常誤信爲實卽以服酒情由稟稟請驗

宋尙佩聞如恐驗出傷痕復與朱勝九商議宋
勝九起意令徐允武通詞攔驗并科理仵作宋
尙佩賞給銀二兩一錢託其向仵作黃文光詭
稱徐仲詩被父毆傷服腦將銀送給囑其隱匿
傷痕黃文光應允朱勝九又寫攔驗呈詞交與
徐允武令其裝點服腦情形囑託鄰佑徐允發
等扶同混供初五日徐允武趕至中途投遞攔
詞該叅員黃元煒不准攔驗及至屍場時傍
晚仵作黃文光看明因傷身死因廠內搭蓬遮

蓋昏暗屍身髮長傷小不甚顯露更欺黃元煒
目力近視遂隱匿名傷卽以服涵身死喝報黃
元煒見該屍口流涎沫信爲服涵屬實未加詳
驗率行填格通報宋尚佩隨給黃文光銀四兩
所許徐尤武朱勝九銀兩亦各交清至六月十
七日徐仲詩之弟徐仲威自外歸家詢知伊兄
被毆身死伊父受賄私和次日進城欲控卽向
素識倉書毛永清詢問并告知情由毛永清輒
思從中調處勸令免告卽向宋尚佩告知宋尚

佩願出銀五十兩毛永清與圖分用往尋徐仲
威說合徐仲威佯爲應允而散時徐仲威遇見
素識之曹獻卿備述前情免令作詞曹獻卿聲
言如欲開脫伊父受賄惟有控告知縣改案証
詳并將阻控之毛永清指爲調停公事之人宋
尚佩倘不肯認毆如恐反坐只須臨時脫逃使
案懸不結徐仲威遂送給錢六百文聽其捏寫
呈詞隨赴司具呈曹獻卿跟隨欲乘機圖詐朱
勝九聞知與宋尚佩計議致送曹獻卿銀五十

兩免其代出主見曹獻卿教令朱勝九囑付徐允武堅供服涵并將伊子徐仲威責罵欲尋短見嚇制迫黃元煒提訊徐仲威不敢與父質辯又懼審虛反坐乘押役馬進外出遂卽脫逃黃元煒因質證無人詳請俟獲到徐仲威再行審辦懸案未結嗣有徐仲詩無服族兄徐日德因回宋尚佩借錢不遂卽倣照徐仲威呈詞赴衙門具控批府提訊又有徐日德之兄徐日釗因該府發縣并訊將伊弟徐日德拘押復行具

控臣查此案先據該縣詳報服涵登經屍屬具
控毆斃情節懸殊必須檢訊明確方免出入富
經提犯至省委員查審嗣據黃元煒拏獲徐仲
威解省委員赴義烏縣檢明徐仲詩實係受傷
身死訊供通詳將該縣黃元煒叅革審認前情
不諱宋尚佩應依律擬絞監候黃文光擬遣曹
獻卿徐允武朱勝九黃元煒擬徒毛永清等分
別擬以枷杖等因身

題前來應如該撫所題宋尚佩合依鬪毆殺人者

不問手足他物金刃並絞監候律擬絞監候秋
後處決該撫既稱屍父徐允武私和子命得銀
五十兩折實庫平紋銀四十九兩六錢雖係伊
次子徐仲威告發但未將受贓首出徐允武應
照屍親得財私和人命准枉法論四十五兩杖
一百流二千里無祿人減一等律杖一百徒三
年屍弟徐仲威告縣官改供誑詳審虛但所控
胞兄被宋尚佩毆死屬實應照律免罪等語該
撫所擬俱照名犯本罪依律辦理原無枉縱但

此案係父子兄弟之獄非尋常兩造告訐者可
比必須權衡情法俾倫紀問思義無虧方無背
于弼教明刑之本意查律載犯罪自首者免罪
若法得容隱之親屬爲首如罪人自首法又註
云卑幼告尊長尊長依自首免罪卑幼依干
犯名義科斷又干犯名義子告父雖得實亦杖
一百徒三年今徐允武受賄私和長子命案次
子徐仲威自外回歸知兄冤死伊父賄和赴司
具控詞內雖無伊父受賄之語已明知到案必

破實與首告無異是伊父罪擬杖徒實因徐仲威告言所致該犯爲兄雪憤于手足之誼雖全而陷父充徒則名義所傷尤重旣不忍胞兄命死非辜豈反忍親父身罹徒配若如該撫所擬不特徐允武不能無憾于子卽撻之徐仲威爲子之心亦斷不能一息自安應改照卑幼告尊長尊長依自首免罪罪坐卑幼律將徐允武免罪徐仲威杖一百徒三年則該犯于兄弟之誼旣盡父子之恩亦無虧至曹獻卿始則幫助徐

仲威控告宋尚佩捏稱縣官改詳誣扯多人已
屬健訟復幫助宋尚佩教令徐允武堅稱服涵
詐尋短見嚇逼其子逃避兩邊得賊翻覆播弄
實屬刁詐生事查例載積憤訟棍播弄鄉愚恐
嚇詐財依棍徒生事擾害例擬軍是例內本有
專條該撫將曹獻卿照恐嚇取財計賊科罪與
案情尚未允合曹獻卿應改照訟棍播弄鄉愚
恐嚇詐財依棍徒生事擾害例發雲貴兩廣極
邊烟瘴充軍該撫既稱件作黃文光得賊舞弊

匿傷不報殺致正兇漏網與故出無異除將得
贓六兩輕罪不議外合依故出人死罪放而還
獲減一等律于宋尚佩絞罪上減一等杖一百
流三千里應從重改發黑龍江給披甲人爲奴
朱勝九得銀私和先爲徐允武過付銀四十九
兩零文與曹獻卿說合過付銀四十五兩均應
與受財人同科應照枉法贓四十五兩杖一百
流二千里無祿人減一等律杖一百徒三年倉
書毛永清旣知徐仲威欲控輒行勸阻與圖分

財應照不應重律杖八十再加枷號兩個月地
保宋宗常不查確實混報服汭宋仲書宋永澤
明知宋尚佩行賄私和徇隱不舉均有不合應
與不還典價致肇鬻端之宋昭受各照不應重
律杖八十徐日德係徐仲詩族兄徇照屍弟徐
仲成呈詞上控雖所告毆死屬實但因作錢不
遂插身呈控亦屬不合應照不應重律杖八十
徐日釗因伊弟徐日德羈押不放情急上訴情
尚可原應與訊無受財之原差馬進並免置議

叅革知縣黃元煒合依斷罪矢出者減五等囚
放而還獲聽減一等於絞罪上遞減六等杖六
十徒一年其行賄銀錢等名犯名下照追入官
仍追宋昭受名下典價銀七兩給宋尚佩收領
屋歸徐允武管業等語均應如該撫所題完結
等因乾隆四十四年十二月初十日題十二日
奉

旨宋尚佩依擬應校著監候秋後處決餘依議欽此

江蘇司

父兄子弟共犯姦盜殺傷等案分別定擬新例

一起爲喊稟事會看得宿遷縣民劉俊等糾約朱五子等強搶孟池之女穀姐姦占爲妻一案據江蘇巡撫薩載疏稱緣劉俊籍隸安東隨父劉殿臣同弟劉龜於乾隆三十一年間至宿遷縣種地與孟池同莊認識劉殿臣將次女招贅周二爲壻劉俊因無錢娶親見孟池有女穀姐遂起意強搶爲妻蓄心已久三十九年秋間劉俊聞穀姐將嫁十月初七日劉殿臣長婿朱五子

至宿遷探望劉殿臣留住初九日劉俊將欲搶
鼓姐情由先向劉殿臣說允次懇朱五子周二
相幫照應朱五子等不允劉殿臣噴責朱五子
等允從劉俊又逼弟劉龜牽驢是夜同朱五子
周二劉殿臣一共五人齊至孟池門首劉俊踢
門進內時孟池未睡聽聞持燈出看查問劉俊
卽以槍娶鼓姐回答孟池喊叫劉俊掌批孟池
腮脰跌地復踢其左右臂膊並將孟池拉出門
外比劉殿臣退至孟池鄰人李子良門首李子

良聞開門查問劉殿臣將情由告知囑勿多
管李子良畏懼不敢出援劉俊隨推門進房將
穀姐拉住穀姐之母王氏叫喊劉俊嚇禁聲張
將穀姐拉交劉殿臣周二扶架上驢孟池上前
救護被劉俊按倒在地劉殿臣等趕驢先行劉
俊度其去遠將孟池釋放追尾隨行初十日早
路至沭陽縣胡家集見道旁有空屋兩間劉俊
因恐日行被人撞遇將穀姐藏放屋內至晚誘
騙成姦次早將穀姐捏稱新娶之妻同劉殿臣

等領至安東縣相識之劉珍家借住孟池喊稟
獲犯審供不諱查律載家強之人強奪良家妻
女姦白爲妻妾者絞監候婦女給親又例載強
奪良家妻女姦白爲從之犯減一等杖一百流
三千里如被逼誘隨行止于幫同擄擄照未成
婚減絞罪五等又律載一家人共犯止坐尊長
侵損于人者以凡人首從論各等語今劉俊起
意糾同父弟及姊妹夫強搶獨自進室毆打孟
池搶回穀姐姦占應以凡人首從論劉俊除毆

傷孟池輕罪不議外應依律擬絞監候劉殷臣等擬以杖徒分別收贖等因具

題前來應如該撫所題劉俊合依強奪良家妻女姦古爲妻妾者絞監候律擬絞監候秋後處決該撫又稱劉殷臣隨行助勢合依爲從減一等例杖一百流三千里朱五子周二劉龜被尊長逼脅同行止干幫同扶架趕驅各依被逼幫同擯擡照未婚減五等例杖七十徒一年半穀姐給親領回李子良畏勢未敢出援劉珍訊未知

情容留免其提議等語查本年十二月初五日
奏准新例內開父兄子弟共犯姦盜殺傷等案
子弟起意而父兄同行助勢犯該流罪者加一
等擬以附近充軍等語今劉殿臣與伊子劉俊
起意強搶穀姐爲妻並不訓責阻止反同往助
勢實屬縱姦助惡應遵照新例於該犯應得流
罪上加一等擬以附近充軍餘均應如該撫所
題完結等因乾隆四十年十二月初八日題初
十日奉

旨劉俊依擬應絞著監候秋後處決餘依議欽此查
此案本部會同法司核覆先於十一月二十日
具題二十二日奉

旨三法司核擬江蘇巡撫薩載題宿遷縣民劉俊強
搶良家妻女姦占擬以絞候一案自屬按律辦理
惟將劉俊之父劉殿臣照爲從擬以杖流未爲允
協劉殿臣係劉俊之父當伊子告知欲搶孟池之
女爲妻卽應嚴斥禁阻乃轉同往幫搶實屬悖理
自有應得之罪若於其子犯案內照爲從問擬則

名不正而言不順何可爲訓明刑所以弼教豈有
坐父兄爲子弟從犯之理此乃風化所繫讞獄者
不宜掉以輕心海內之大億兆之衆良楮本自不
齊如果父戒其子兄戒其弟使蹈網者希豈不甚
善總因德教未臻上理朕方引以爲歉詎可不爲
天下申明大義乎夫父兄之教不先已難辭不能
約束子弟之咎今劉殿臣明知其子強暴橫行反
親往增勢以成其惡此卽敗類之尤不可不示以
懲儆而列以爲從則斷不可著交刑部將父兄不

能管束子弟轉同行加功者如何按本犯科條分別定罪之處卽行悉心妥議具奏此案俟議定後遵照辦理並將此通諭知之欽此欽遵抄出到部仰見我

皇上慎重倫常維持風化於準情定辟之中寓明刑

弼教之至意實非臣等愚昧所能及伏思父兄

有訓戒子弟之責乎日不能嚴加約束以致子

弟爲匪咎已難追乃臨時又復同行助勢較之

平人情節尤重其罪名自應加等問擬臣等謹

遵

諭旨詳加酌議嗣後父兄子弟共犯姦盜殺傷等案如子弟起意而父兄同行助勢者除按律不分首從及犯該斬絞死罪無可復加者仍各按其所犯本罪分別定擬外若父兄犯該流罪者加一等擬以附近充軍犯該徒罪者加一等擬以流二千里餘俱視其本犯科條以次遞如死不得引用爲從字樣庶父兄各知訓戒子弟不至輕蹈法網而於擬罪名目亦無不順矣如蒙

俞允臣部載入例冊并通行各直省一體遵照所有

劉殿臣一案臣等卽照此辦理等因乾隆四十

年十二月初五日奏奉

旨依議欽此

四川司

一起爲訪聞事會看得平武縣民王仁極毆傷大
功服兄王殿一身死匿不報驗一案先據四川
總督阿爾泰疏稱王仁極與王殿一素無嫌隙
緣王仁極同伊父王馨因田內稻穀時被偷割
於乾隆二十九年九月二十六日夜攜帶棍父
前往看守二更時分王殿一潛至田內竊穀王
馨聞有割穀聲響持石擲打王殿一當卽跑走
王仁極誤認爲賊特棍趕上打傷王殿一右賺

肋跌倒恐其起身拒捕復連毆三棍致傷王殿一頂心右額顱左臂王殿一負痛喊叫王仁極聞似王殿一聲音卽行住于隨打火照看果係王殿一業已被毆受傷王賢斥責其非常令同回往訴伊父王學詎王殿一傷重不能起身王賢等疑伊害羞不肯借歸將伊鑱刀背拋及割下穀穗攜回次早王賢往視田穀王殿一已因傷殞命隨往向王學告知王學以伊子王殿一素不率教今因黑夜竊穀致被王仁極疑賊致

死不肯報官王賢遂買棺盛殮經王學免同隣
佑杜傑杜璠并堂姪王仁元等幫擡掩埋嗣因
屍妻羅氏哭吵不依王賢復向王學商撥水旱
田地各一分值價銀二十兩給羅氏母子養贍
寢息其事鄉約王位地主王文斗先後聞知往
查亦因被王學阻止遂扶同隱匿經府訪聞行
查獲犯驗屍訊詳屢審供認不諱查王仁極雖
因黑夜捕賊誤傷大功服兄身死並無爭鬭別
情俱倫紀攸關仍應按律定擬將王仁極依律

擬斬立決照例刺字并援案聲請擬絞王學等
擬杖等因具題前來查此案該督疏稱王仁極
同父王黉黑夜攜棍守田王仁極堂兄王殿一
潛至竊穀王黉聽聞割穀聲響持石擲打王殿
一跑走王仁極誤認爲賊持棍趕打王殿一負
痛喊叫王仁極聞其聲音即行住手王殿一受
傷逾時殞命伊父王學因王殿一竊穀被毆身
死不肯報官王黉給與王殿一之妻羅氏田地
一分養贍寢息其事細核王仁極黑夜守田疑

賊毆斃大功服兄王殿一身死之處事由私和
訪獲其黑夜疑賊追趕棍毆聞聲住手各情節
皆出王仁極父子一面之詞並無證佐自當
明毆死確情擬以斬決以正倫紀若果實有犯
時不知憑據則尊長與凡人同論例有明又又
無庸虛擬駢首罪名復援案曲爲兩請事關服
制重情罪分斬決絞候未便違例率覆應令該
督詳審確情按律要擬具題到日再議等因題
駁去後續據該督阿疏稱逐一隔別研鞫據王

醫王仁極父子堅供實係黑夜守田王殿一潛
往竊穀聞有偷割稻穀聲響王醫先持石擲打
王殿一當卽跑走王仁極誤認爲賊持棍趕至
王文斗田中毆傷王殿一右臙肋跌倒恐其起
身拒捕連毆三棍致傷王殿一頂心右額顱左
臂王殿一負痛喊叫王仁極聞似王殿一聲音
卽行住手點火照視果係王殿一當令同回王
殿一不能起身王醫等疑其害羞不肯偕歸將
伊鎌刀背挽及割下穀穗攜回次早王醫往視

田穀王殿一已因傷身死詰其有何憑證據稱
是夜前往防守先有地隣杜璠經見後于黑夜
毆打旣與村庄寫遠又乏人跡往來原無證佐
惟王殿一遺下背匙鏹刀經屍妻羅氏認明確
鑒卽屬憑據若果因別衅毆斃避重就輕屍身
係在王文斗田中儘可推作不知且王醫係王
殿一胞叔又何難自認豈不較王仁極罪名更
輕等語質究屍父王學屍妻羅氏亦堅供王殿
一實係竊穀被毆委無致死別情是以不肯報

驗出醜並據羅氏供稱前給養贍田地現斷入
官已無田地可得果有別情何肯再不據實供
明等情再四究詰委無遁情查王殿一貧夜竊
穀本係有罪之人王仁極誤毆致死實係犯時
不知王仁極應改依罪人不拒捕而擅殺律擬
絞監候等因具

題前來查名例內載本應重罪而犯時不知者依
凡人論又律載罪人不拒捕而擅殺以鬪殺論
各等語此案王仁極毆傷大功服兄王殿一身

死委因王殿一貧夜竊穀誤毆致死實係犯時
不知王仁極應如該督所題合依罪人不拒捕
而擅殺以鬪殺論鬪毆殺人者絞監候律應擬
絞監候秋後處決該督前疏內稱屍父王學聽
許田地共值價銀二十兩合依子被殺而父受
財私和者計贓枉法論例枉法贓二十兩杖
六十徒一年無祿人減一等應杖一百折責四
十板年逾七十照律收贖王鬻代子求息撥給
田地合依以財行求與受財人同科例杖二百

折賣四十板杜傑杜璠王仁元雖訊無受賄私
和情弊但幫同擡埋應與知情聽從匿報之鄉
約王位地主王文斗均合依地界內有死人不
報官司檢驗而輒埋葬者杖八十律應杖八十
各折賣三十板照例先行發落屍妻羅氏通同
賄匿事由伊翁主持應予免議等語均應如該
督所題完結等因乾隆三十年十二月十九日
題二十日奉

旨王仁極依擬應絞著監候秋後處決餘依議欽此

直隸司

一起爲報單事會看得保安州李文魁毆傷伊兒
李文正身死一案先據直督孫嘉淦疏稱緣李
文魁係正白旗滿洲廣福管領下人與李文煥
李文正原係同胞兄弟李文魁自幼母故卽出
繼與共高祖之叔李麟爲嗣與李文正素好無
嫌乾隆四年七月二十八日李文正携肉醉歸
令李文煥之妻楊氏代爲烹治李文正復又沽
酒與李文煥對酌適李文魁由門首經過遂邀

共飲俱醉李文煥往外擔水李文正尚欲李文
魁再沽李文魁不允李文正將其衣服扯破李
文魁與之理論李文正卽取支窗柳棍向毆李
文魁奪過還毆致傷李文正左腿并帶傷左手
背李文正向前奪棍李文魁情急復行向毆不
期醉後失手致傷李文正顙門偏左當卽倒地
墊傷左臂膊脊背偏右受傷深重延至三十日
殞命屢審不諱查定例凡本宗爲人後者之子
孫于本生親屬孝服祇論所後宗支親屬服制

如子本生親屬有犯俱照所後服制定擬等語
今李文正雖係李文魁期親之兄但李文魁自
幼出繼與共高祖之叔李麟爲嗣已服屬總麻
自應遵例照依所後服制定擬將李文魁依律
擬斬等因具題前來查律內凡爲人後者爲本
生親屬孝服降一等又律載弟毆胞兄死者斬
兄弟雖爲人後降服其罪亦同各等語是弟毆
胞兄至死雖弟爲人後降服一等而犯罪仍同
毆兄本條科斷不在減等之例至乾隆二年五

月內九卿議准定例內稱嗣後凡本宗爲人後者之子孫爲本生親屬孝服祇論所後宗支親屬服制如與本生親屬有犯照所後服制定擬等語定例所載係指爲人後者之所出子孫而言非謂爲人後者之本身而言爲人後者之子孫各有明條不容混淆今李文魁係李文正期親服弟本身出繼與叔李麟爲嗣其毆李文正致死據律定擬服降而罪不降自應仍照毆死期親服兄律擬以斬決不應照所後總麻服制

定擬斬候再查該督疏內訊據李文魁及李文
煥俱供稱李文魁生甫五十日伊母身死卽出
繼與共高祖之叔李麟爲子李文魁從前實不
知李文正爲胞兄至毆死後族中年老的告知
出繼情由始知李文正係李文魁胞兄等情如
果確實是李文魁止知爲繼麻服兄並不知爲
胞兄自合比照名例內本應罪重而犯時不知
者依凡人論律照毆死繼麻服兄定擬斬候如
案內所供並非確情李文魁自應仍照毆死胞

兄律擬以斬決事關服制擬罪懸殊應令該督
一併研審確情詳考服制按律妄擬具題到日
再議等因題駁去後續據該督疏稱覆加研審
李文魁于生甫五十日之後其母病故遂出繼
與共高祖之叔李麟爲嗣李麟之妻黃氏恐李
文魁知係承繼之子而生貳心曾囑李文魁之
生父李鎮及戶族人等俱爲隱瞞是以李文魁
止知李麟爲生父黃氏爲生母李文正係總麻
服兄並不知另有本生父母直至毆傷李文正

乾隆四十二年

廣州府城隍

永隆防前鋒

什布之與楊氏

道進教令致作

姑自縣將楊氏

擬解解部監禁

等因一案奉

旨

有慶天秋齊人

犯即入將軍都

統籌悉心核核

分別情實從寬

可於道冊題達

交刑部九卿會

核具題奉公到

時其有駐防即

另冊同該省應

身死之後族人始行議及李文魁復問黃氏黃

氏始據實以告質之族長李麗及李文正親兄

李文煥供亦無異查李文魁既于毆傷李文正

之時止知其為總麻服兄並不知係李文正胞

弟出繼之事則與犯時不知之律相符應將李

文魁依律擬斬監候等因具

題前來應如該督所題李文魁合依本應罪重而

犯時不知依凡論卑幼毆總麻服兄死者斬律

應擬斬監候秋後處決係旗人解部監候應如

夕人犯一體辦
理著為令欽此
纂入例冊在案

馬步新編

卷三

不知

五

十

該督所題完結等因乾隆六年五月十四日題
十六日奉

旨李文魁依擬應斬着監候秋後處決餘依議欽此

山東司

斬絞重犯脫逃至二三年後始行就獲均應卽改立決各款新例

一起爲酌議具奏事會看得惠民縣朱李氏等墳

墓被創獲賊王學孔等一案據山東巡撫楊景

素疏稱緣主學孔與教子明籍隸陽信同莊居

佳乾隆三十六年九月二十四日教子明至該

縣討乞適見日照縣民朱繼祖之祖母李氏出

殯安葬新莊教子明路過瞥見稔知朱繼祖家

道頗裕必有厚殮起意發掘邀同王學孔入夥

卽于是夜同夥二人攜帶鐵鋤齊抵墳所將墳

刨開撬起棺蓋剝取屍衣攜至敖子明家當錢
花用三十七年三月初三日有該縣民高得成
之母張氏葬于官窰莊外適被王學孔經見起
意偷刨向敖子明商允卽于是夜敖子明帶欵
王學孔帶鋤偕至墳前刨開剝取屍衣攜回王
學孔家當賣俵分三十九年四月十九日有王
花起之兄王花長病故葬于城東漫地是月二
十五日王學孔路過瞥見起意偷刨卽于是夜
初更獨負欵鋤等物前至墳旁刨開剝衣而同

將棉袍當錢花用餘賊藏匿事主先後報縣驗
詳緝獲王學孔等到案究出前情查起原賊供
認不諱賊經主認其爲各案兇賊無疑將王學
孔教子明依律擬絞監候并聲明該二犯係二
三年後拿獲應遵

旨改爲立決先行刺字等因具

題前來查律載發掘他人墳塚開棺見屍者絞監
候又乾隆三十九年十一月內奉

上諭嗣後凡有重罪應入情實人犯經二三年後始

行就獲到案其本罪如係應擬斬絞監候者均著
改爲立決以昭平允欽此欽遵在案今該撫旣稱
絞犯王學孔敖子明係節次偷創墳墓秋審應
入情實之犯其偷創朱李氏高張氏墳墓皆係
二三年以前之事如當時拿獲自必早經情實
正法今因偷創王花長墳墓案內始行就獲到
案自應照例改爲立決等語應如該撫所題王
學孔敖子明均合依發掘他人墳塚開棺見屍
者絞監候律應擬絞監候均係二三年後被獲

應遵

旨改爲擬絞立決等因乾隆四十年四月十三日題
十六日奉

旨三法司核擬創墳絞犯逃後二三年被獲之王學
孔教子明仿照上年諭旨擬改立決一本所辦未
免誤會朕意前旨所云凡有重罪應入情實人犯
經二三年後始行就獲應改爲立決者原指謀故
殺等犯情罪重大者而言以其事關人命應卽抵
償若復潛竄稽誅其情尤爲可惡一經弋獲自應

決不待時以戢兇惡而申憲典若此等創墳爲首及三次人犯雖例應擬絞入干情實然皆貧民無奈爲此有司民之責者當引以爲愧而其犯實無人命之可償也卽入本年秋審情實足矣有何不可待而改爲立決乎朕辦理庶獄凡權衡輕重一準情理之平從不肯稍有過當王學孔教子明卽著照此旨辦理嗣後問擬斬絞監候之犯經二三年後始行就獲者何項應改立決何項仍應監候並著刑部悉心核議酌定條例具奏餘依議欽此

欽遵臣等跪讀之下仰見我

皇上準情定辟性允惟平於懲創逃兇之中寓慎重
民命至意謹即遵

旨將王學孔敖子明二犯改擬監候入於本年秋審
情實辦理其間擬斬絞監候之犯經二三年始
行就獲者何項應改立決何項仍應監候之處
臣等謹

諭旨公同悉心酌核查人命案件內如謀殺故殺應
卽抵償之犯若復負罪潛逃致稽顯戮誠如

斬絞重犯脫逃
至二三年後始
行就獲均應即
改立決各款計
載律例化罪事
發在逃條下

馬三才集
卷三
刑部
監候

聖諭一經弋獲自應決不待時以戢兇惡而申憲典

重

此外有關人命應擬斬候者五十三條應絞候
者六十九條內如犯罪拒捕殺人等類與謀殺
故殺情罪相等者共計六十七條若脫逃至二
三年後始行就獲均應即改立決不便稽誅至
此外尋常命案如鬪殺誤殺本出無心為從加
功首犯業已擬抵及尊長致死卑幼長官致死
部民並一切被逼受累死由自盡等項共計五
十五條雖其中間有所犯情節較重秋審時應

擬情實之案但其犯案之始尚非有心藐玩則
脫逃被獲稍緩其須臾之死以待秋決亦屬情
法適平應仍照本律本例擬以監候秋審時入
於情實辦理臣等謹將應改立決應仍監候各
條例分繕清單二件恭呈

御覽至同一斬絞罪名無關人命之案雖與有命待
償者不同但其中有失悞軍機妖言惑眾詐傳
詔旨罪囚反獄刀徒聚眾抗官等項情罪均屬
重大臣等向俱墮案酌核情節請

旨辦理嗣後仍請隨時酌辦是否有當伏乞

聖明訓示俟

命下之日臣部載入例冊通行直省各督撫一體遵

行等因乾隆四十一年六月十七日奏本日奉

旨依議欽此

安祿司

一起爲查報事會看得霍邱縣民竇恒基令竇大
望毆傷鮑友三限外身死并賄竇其祥頂兇一
案據安慶巡撫裴宗錫疏稱緣竇恒基於乾隆
三十九年四月二十九日雇木匠鮑友三鮑友
先來家做屏五月初八日鮑友三酒後聲言飯
食不好欲行辭去竇恒基因工未做完不允兩
相爭詈鮑友三舉手毆打竇恒基臉上一下竇
恒基因患病力弱不能回毆適有族兄竇大望

在旁竇恒基令其還毆洩忿竇大望遂聽從拾
取竈櫛連毆鮑友三右膝肋鮑友三還毆竇大
望復毆其左膝骨斷倒地鮑友先告知伊兄鮑
友與并堂弟鮑欲順欲行報官竇恒基許以調
治包給工錢遂爾中止詎鮑友三至七月初二
日因傷殞命竇恒基畏累起意賄囑無服叔祖
竇其祥頂認冤在逃之王蘭川說合議給田畝
八石作銀六十四兩寫立賣契憑謝士蘭付執
又同王蘭川許給屍親鮑友先等銀八十兩囑

其扶供鮑友三係竇其祥毆傷身死鮑友先等
商允竇恒基亦卽付銀七十兩餘銀許俟另給
鮑友先等共分銀二十五兩餘銀四十五兩捏
稱係官斷埋銀寄交屍妻柯氏收受竇恒基復
送謝士蘭銀十兩并許給約保劉鳳鳴錢三千
五百文劉鳳鳴扶同報縣具詳飭提屢審不諱
竇恒基合依主使人毆打致死以主使之人爲
首律擬絞監候竇其祥應照奸徒得受正兇賄
賂挺身到官頂認致脫本犯罪名不計贓數多

馬六元卷一
寡照本犯之罪全科例亦應擬絞監候俱秋後
處決竇大望王蘭川等擬以流徒杖罪聲明鮑
友三於保辜正限五十日外餘限二十日內身
死照例奏請

定奪並稱該犯竇恒基祖母王氏年已八旬家無次
丁等因具

題前來應如該撫所題竇恒基合依威力主使人
毆打致死以主使之人爲首律擬絞監候竇其
祥合依奸徒得受正兇賄賂到官頂認致脫本

犯罪者不計賊數照本犯之罪全科例亦擬絞監候俱秋後處決該撫既稱實大望合依威力主使毆打致死下手之人爲從論減主使一等律杖一百流三千里王蘭川等照例擬以流徒等語均應如該撫所題完結再該撫疏稱鮑友三於乾隆三十八年五月初八日被毆骨損至七月初二日身死係在破骨傷保辜五十日正限外二十日餘限內照例聲請等語查鬪殺之案限外因傷身死者奏請

定奪如蒙

聖恩寬減將毆打之人免其抵償杖一百流三千里
完結今該撫以鮑友三係限外身死將寶恒基
奏請

定奪雖與定例相符但寶恒基於主使寶大望毆傷
鮑友三身死之後復賄囑寶其祥認罪頂兇查
頂兇定例行賄之犯如原犯應入情實者改爲
立決應入緩決者改爲情實等語今寶恒基主
使毆打鮑友三死於辜限之外視毆人致斃死

於限內者情節雖屬較輕毋庸加等治罪但既
已行賄頂兇卽未便遽予減等竇恒基應仍照
原犯罪名擬絞監候該撫聲明奏請之處毋庸
議再該撫疏稱竇恒基祖母王氏年已八旬家
無次丁請於秋審時取結送部查辦等語應俟
秋審時另行查核辦理等因乾隆四十年四月
七日題十九日奉

竇恒基竇其祥俱依擬應絞著監候秋後處決餘
依議欽此

浙江司

一起爲遵

旨核擬具奏事會議得先據浙江巡撫王亶望疏稱
緣革職都司鄭文龍由定海鎮標右營守備陞
授昌石營都司該營向有巡洋快哨趕艚雙篷
船六隻輪委員弁配給兵丁駕船出洋巡哨
乾隆四十二年十月初一日鄭文龍派委把總
江三定管駕運字七十一號雙篷船一隻配
兵戴添祿等四十名隨帶軍械巡查淡水門一

帶洋面江三定于十月初一日出洋十五日回
埠船停沙塘灣內洋鄭文龍因象山協副將閩
兵在卽存城兵丁不敷配隊十六日諭令江三
定抽調配船兵丁合操諭內未定名數江三定
僅留舵工吳日清何應選等五人看船其餘營
書邵君攀及兵丁等共三十五名各帶器械隨
江三定赴教場操演每日早晨赴操午後操畢
歸船十一月初五日午刻江三定見大風驟起
卽帶兵回船比至船埠風浪更大不能下船詎

船中旋纜一齊折斷船內兵少難以保護船隻
飄至內洋獺鰻嘴撞礁擊碎在船器械亦皆沉
失兵丁戴添祿等俱落水扶板得生初六日何
應選趕回告知壞船情由江三定隨備文親賞
呈報鄭文龍以調兵操演並未限定名數向責
江三定不應僅留五人看船以致人少不能保
護且在內洋遭風壞船均應叅賠須商量另報
江三定亦恐賠處願聽鄭文龍改報鄭文龍欲
掩飾調兵操演并內洋壞船處分卽捏稱配足

兵丁在外洋驟遇颶風將船掠至秤錘礁東首
外洋撞岩擊碎軍器盡皆沉失等情備文轉報
江三定照繕補文備案並將原文給還鄭文龍
移縣經象山縣鞠庭毓查出捏報情弊鄭文龍
知事難掩飾復將兵丁赴操軍械未失補報並
據該營千總張雲先後撈獲板片砲位等物當
經揭叅究審供認前情不諱查革職都司鄭文
龍諭調巡洋兵丁操演並不派兵抽換又不指
定名數以致巡船在內洋遭風兵少不能保護

撞岩擊碎已屬辦理錯悞迨江三定呈報鄭文龍並不據實詳揭輒捏報外洋壞船沉失軍械規避賠殊干法紀查巡船停泊內洋遭風捏報外洋擊碎律例並無治罪正條例得比引問擬查成造船船共需銀一千六十餘兩鄭文龍捏報外洋壞船冀免追賠與侵盜無異應比照官軍謊報漂沒船糧乘機侵盜至六百石以上例擬斬監候江三定聽從鄭文龍捏情改報亦屬不法應與鄭文龍同罪照例擬斬監候吳曰

清等擬杖等因具

題前來查例載定罪律無正條者比照科斷詳細
奏明又例載官軍誑報漂沒船糧侵盜至六百
石以上擬斬監候又律載監守自盜審非入已
者各照本條律例定擬其入已贓至一千兩以
上者擬斬監候又名例載凡稱與同罪者至死
減一等罪止杖一百流三千里各等語茲據該
撫疏稱叅革都司鄭龍因把總江三定船船
在內洋遭風備文呈報鄭文龍以內洋失風例

干叅賄起意擅報外洋壞船代爲另具報文轉
詳江三定聽從照繕補文備案應審不諱律例
並無治罪專條查成造船船需銀一千六十餘
兩將鄭文龍比照官軍漂沒船糧侵盜至六百
石以上例擬斬監候江三定聽從補文與鄭文
龍同罪亦擬斬監候等因具題臣等伏思海洋
失風之案弁兵最易乘機捏情誑報全在該管
大員稽察嚴明有犯卽懲不得稍爲容隱方足
以整飭海疆警惕兵弁從無弁兵據實申報而

上司擅行代改捏詳之事今把總江三定以配
兵不慎致舫船在內洋遭風沉溺並器械俱行
漂沒核其本罪即應參處賠船上司亦應分賠
該把總既經據實具文申報即當轉詳請參勒
賠乃該都司鄭文龍輒以內洋壞船彼此皆干
參賠膽敢起意改捏情節誑報在外洋失事希
圖脫罪免賠且擅行代具報文逕自申詳隨將
原文退還並將已稿交與江三定令其照稿謄
寫補文備案是此案罪魁始終全係該都司一

人舞弊作奸實屬欺詐狡猾目無法紀律嚴首
惡法重誅心鄭文龍以都司大員規避系賠擅
改報詳自不得引贓未入已之文稍寬其欺隱
重罪江三定本係微弁先經實報後經上司嚇
制補文與自行覓法營私者有間未便與造章
同科該撫將該二犯比照侵盜船糧六百石誑
報漂沒例俱擬斬監候不特罪名無輕重之差
且使屬員自行作奸犯科與上司捏改擅詳者
畧無區別而與名例內稱與同罪之律義亦不

符合揆之情理實未平允臣等難以率覆應令
該撫細核其犯罪之由各予以應得之罪另行
速議到日再議臣等謹會同院寺合詞具
奏請

旨乾隆四十三年七月初六日奏本日奉

楊景素現因陞見在京此案毋庸交與該撫改擬
卽着刑部就近會同楊景素另行妥議具奏欽此
欽遵交出到部臣等查鄭文龍以都司大員派
兵演操旣不指定名數留派守船兵丁已屬漫

無紀律及舫船遭風在內洋沉失把總江三定
據實具報該都司輒思規避叅賠裝砌情節捏
稱在外洋失事卽行具文通報並令江三定照
繕補文備案是此案罪魁全係鄭文龍起意捏
情擅改報詳實屬欺罔目無法紀自不得援贓
未入已之文稍寬其罪鄭文龍應如該撫所擬
比照官軍誑報漂沒船糧侵盜至六百石以上
擬斬監候例擬斬監候秋後處決至把總江三
定配兵不慎致舫船遭風又聽從鄭文龍改詳

補文本有應得之罪但本係未弁先經據實具
詳後聽從上司主使通同改報與自行起意藐
法營私者有間該撫將該犯與鄭文龍一例擬
斬既無輕重之別且與名例稱與同罪律義不
符江三定應改照與同罪至死減一等律于鄭
文龍斬罪上減一等杖一百流三千里令該撫
定地發配至配所折責發落該撫又稱在船兵
丁吳日清等雖由人少風大力難保護但船泊
海濱防守不慎亦有不合應與不力行阻聽從

本官捏換詳文之營書馬定國邵君攀合照不
應重律杖八十革退名根其餘目兵王家鼎等
三十四名並不在船應免置議擊碎雙篷船船
共需工料銀一千六十四兩零均應着落鄭文
龍江三定家屬名下追賠等語均應如該撫所
題完結所有承審此案錯擬罪名各員應候
命下移咨吏部查取職名照例辦理等因乾隆四十
三年七月初九日奏本日奉

旨依議欽此

山東司

一起爲請

旨事會看得北流縣拏獲逃軍趙二一案先據廣西
巡撫錢度咨稱緣趙二原籍山東嶧縣人因行
竊沂州通判衙署衣物審依積匪猾賊例應發
新疆改發廣東極邊烟瘴充軍咨解來粵酌發
海康縣安置詎該犯於乾隆三十三年二月初
八日乘間脫逃二月二十三日行至北流縣被
兵役盤獲報縣訊明逃後並無行兇爲匪亦無

照案新編 卷三 刑罰 三三 二

乾隆四十二年十二月准黑龍

江將軍倭云谷

等稟脫逃爲奴

遣犯高四保二

一併先行正法

本部查員二免

死發遣盜犯應

照例正法至高

四係盜爲從

罪正擬徒從重

比照發遣爲奴

之犯並非行強

盜盜自斬決免

死減等者可比

該將軍將該犯

等一併正法甚

屬例應請嗣

後

知情容留之人將趙二依原發極邊烟瘴充軍
人犯在配脫逃獲日即改發黑龍江等處給與
披甲人爲奴等因咨達前來臣部查例載新疆
改發內地烟瘴充軍人犯如有脫逃被獲將該
犯請

旨卽行正法等語查趙二於乾隆三十二年閏七月
內因偷竊衛署案內審依積匪猾賊應發新疆
照新例改發雪貴兩廣極邊烟瘴充軍之犯脫
逃被獲自應遵照定例正法今該撫疏內將該

後如有脫逃被
獲應行正法之
犯仍照例奏

旨分別辦理等因奏
准在案嗣准湖
南巡撫蔣一客
請部示本部咨
覆前奏係專指
各將軍而言至
各該督撫等獲
應行正法人犯
自應一而奏
面正法照例辦
理通行在案

犯照尋常發遣軍犯脫逃例擬發黑龍江等處
爲奴與新疆改發之例不符若駁令改擬往返
遲延轉致有稽顯戮相應請

旨將趙二依例擬斬立決俟

命下之日行文該撫於拏獲地方卽行正法等因乾
隆三十三年十月十三日奏本日奉

旨趙二著卽處斬餘依議欽此

雲南司

遵頂兒條款

旨酌議

一起爲報明事會看得徐剛毆傷張文耀身死唐
二代認頂兇一案據雲南巡撫劉秉恬疏稱緣
唐二受雇與徐剛家工作乾隆四十六年十月
十二日徐剛隨父徐添祥及弟徐三帶同唐二
往田種麥徐三從張文耀豆田行走踏傷豆苗
張文耀向罵用扁擔將徐三毆打徐三倒地喊
叫徐添祥唐二等踵至理論張文耀之弟張文
理用扁擔將唐二毆傷其時徐剛推車到彼抓

住張文耀衣領指甲劃傷張文耀食氣額張文
耀在田炊飯遺有撥火鐵條隨手拾起向打徐
剛用車上木棍架格將鐵條反擊致傷張文耀
偏右張文耀跌地磕傷額顱經張文耀之父張
其科將張文耀擡送徐添祥家索醫調治張文
耀傷重延至次日殞命徐剛先已逃遁徐三盧
及連鼎央求唐二頂兇許給銀五十兩并願供
給伊母衣食唐二允從報縣驗訊通詳飭審該
犯唐二因聞伊母衣食無措徐三銀兩並未送

交漸生懊悔供吐游移當經訪出頂兇情由委
員確審供認不諱查此案徐剛毆傷張文耀身
死應照鬪殺律擬絞唐二貪賄頂兇例照徐剛
絞候之罪全科將唐二依例擬絞徐三擬流陳
洪剛等擬徒徐剛獲日另結等因具

題前來應如該撫所題唐二合依奸徒得受正兇
賄賂挺身到官頂認致脫本犯罪名者不計贓
數多寡照本犯絞罪全科例擬絞監候秋後處
決徐三因畏懼連累許銀說合合依說合人減

一等例於絞罪上減一等杖一百流三千里隣佑陳洪剛陳洪禮屍弟張文理張文斌合依證佐不言實情減罪人罪二等律各於絞罪上減二等杖一百徒三年罪應絞候之徐剛獲旨另結等因乾隆四十八年三月十二日奉

旨刑部核擬徐剛毆傷張文耀身死一案率照雲南巡撫劉秉恬定擬將頂兇之唐二照本犯絞罪全科其正兇之弟徐三係踏傷田內豆苗起釁之犯恐刑官連累許給銀兩央求唐二頂兇該部亦照

依說合人減等擬以杖流所辦殊欠平允蓋從中
說合係指案內本無關涉徒與犯人通信說合之
人而言若徐三一犯本係正兇胞弟且事因伊起
又係伊覲面賄囑舞弊其中並無另有輾轉爲之
說合之人何得比照說合人減等之例僅擬杖流
刑部率行照覆誤矣著將徐三一犯暫行擬絞監
候俟鞫獲徐剛到案審明正兇及起意央求頂兇
情節另行定擬具奏至唐二貪賄頂兇罪由自取
刑部於頂兇之犯向皆八情實無所分別亦屬踈

漏因思頂兇者其本案亦自有輕重如謀逆強盜
謀故鬪毆本屬不同其應如何分別條款著另行
詳議餘如議欽此仰見我

皇上準情定辟明晰秋毫於懲奸枉詐之中寓法外
施仁之意伏查例載奸徒得受正兇賄賂挺身
到官頂兇致脫本犯罪名者不計贓數多寡俱
照本犯之罪一例全科其行賄之本犯罪應立
決者毋庸另議原犯應入情實者擬爲立決應
入緩決者秋審時擬入情實代爲說合過錢者

減一等等語此案在逃之正兇徐剛毆死人命
本係伊弟徐三起釁復恐到官連累觀回賄囑
唐二頂兇原與平人從中說合者不同臣等從
前誤照該撫所擬依說合減等之例予以杖流
實屬未協除咨行雲南巡撫將徐三一犯遵
旨暫行擬絞監候俟拏獲徐剛審明另擬具奏外並
請嗣後本犯有服親屬肇釁起意賄囑頂兇希
圖免累本犯並不知情者卽照此辦理至受賄
頂兇之犯從前止計贓科罪嗣因此等惑不畏

死之徒貪利冒認反使正兇脫累死者含冤是

以乾隆二十七年臣部議覆前任福建按察使

曹繩柱條奏凡得受賄賂頂認正兇無論成招

與否均不計贓數多寡卽照禁卒解役賄縱罪

囚例按本犯斬絞之罪一律全科等因歷經臣

部於秋審時遇有此等案情卽擬入情實今蒙

聖明指示以頂兇之案輕重不同令臣部分別詳議

臣等竊思貪冒之徒受賄頂替較正兇之毆死

人命復又賄人頂替實禍他人者自屬有間其

謀逆強盜罪干凌遲斬梟決不待時者頂兇之
犯應照本犯一例全科卽謀故等案本例應擬
監候者其情罪重大亦屬顯然正犯若復行賄
頂兇按例卽應改爲立決若貪賄之徒膽敢惟
利是趨挺身代罪捨命而不顧將何事不可爲
秋審時亦當仍照舊例入於情實至鬪毆等項
案內貪財頂認雖同一欺公枉法而正兇原犯
之輕重不同頂替之情事各殊若一概入於情
實誠如

聖諭無所分別臣等公同酌議應請嗣後鬪毆等項
案內如行賄之正兇原犯理曲情兇應入情實
照例改爲立決以及受賄頂兇之人或本係在
場幫毆以刃傷人并助毆傷多傷重又或受賄
賊至滿貫種種以身試法無可寬宥者仍列入
情實以示懲儆其行賄之正兇原犯情節本應
緩決照例改爲情實者受賄頂替之犯或僅止
事後貪賄頂認並無別項情事賊數亦屬無多
正兇又未漏網此等案犯實屬冥頑無知情節

稍輕俱酌擬緩決以示一緩可原之意如此分
晰辦理庶擬實擬緩皆有一定成規而

皇恩與

國法並行誠爲義盡而仁至矣所有_臣等遵

旨酌議緣由謹恭摺奏

聞如蒙

俞允_臣部卽記入秋審檔冊每年秋審遇有此等案
情俱照此核辦爲此謹

奏請

旨等因乾隆四十八年四月十一日奏本日奉
旨依議欽此